



五星级狗「管家」

元宝是我家的
小狗,可是它不仅仅是
我的宠物,更是我的
五星级狗“管家”。
元宝很爱干净,它
有个本领就是会
把我脱下来的脏衣
服从卧室叼到卫生
间,然后用特别鄙
夷的眼神看着我。我的
很多朋友对此惊
叹不已,他们有时会
特地为了看元宝的
绝技而来拜访我,感
受元宝的伶俐带给
大家的快乐。

元宝也不是天生
就是“管家”,由于
我是单身汉,对家务
有不少疏漏,才造就
了它“管理家务”的
本事。我有时加班,
经常吃泡面、饼干什
么的,丢在垃圾桶里
总是忘记丢掉,这时
元宝就会到垃圾桶旁
边溜达一圈,然后到
我身边叫唤,咬我的
裤腿,那意思是:“嘿!
邋遢鬼,你的垃圾该
丢了。”之后,元宝
又开始在卧室里收
集我穿过的牛仔
裤、臭袜子、衬衫,
把它们统统丢进卫
生间的地板上,让
我不想洗衣服都不
行。这时我才发现
元宝太有当“管家”
的潜质了。于是,
我就对元宝进行了一
定的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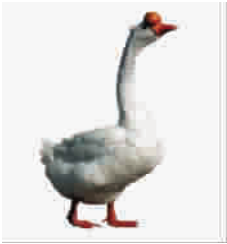
我把出门用的材料
放在玄关,告诉元
宝第二天提醒我。哈,
果然在我出门时,元
宝在玄关拦着我
不让走,那意思是:
“你这家伙,东
西还没拿!”后来
元宝的本领越来
越多,开水壶、洗
衣机、微波炉、
蒸蛋器,所有到
时间就发出声响
的电器,元宝都
会提醒我。有时
下雨,元宝还会
提醒我关闭窗
户呢!现在它在
我的朋友圈里
越来越有名气,
大家都很喜欢
它的那股“管家”
劲。

现在我结婚了,元
宝的“管理”范
围也扩大了,有
时我和老婆吵
架,它会帮老婆
来咬我的腿,然
后一边还狂叫,
可是我知道
它咬得一点都不
痛,那眼神分明
在说:“我是你
这伙的,我一帮
她她就开心,就
和好了。”嘿!
这家伙还成调
解员了。

因为狗儿当“管
家”的缘故,家
里不仅更干净
整洁,气氛也变
得更和谐融洽。
我还时常跟朋
友显摆我的五
星“管家”,狗
狗逐渐成为我
交际的资本。其
实,只要你对
宠物好,珍惜它,
爱护它,它就
会有无限的潜
能,让你着迷,
带给你不一
样的惊喜。



汤长明鸟类摄影作品选



每当看到大白鹅
对着行人伸直脖子
“昂、昂”叫唤时,
我就会想起曾经
饲养过的宠物白
鹅“摆摆”。
上世纪 70 年代
初,我住在单
位的单身宿舍
里。一天,同
事从乡里带
来一只小鹅:
拳头大小,不
足半斤,扁扁
的嘴,瘦骨
嶙峋的身子,
毛还没出齐,
稀稀拉拉,白
中带黄。我
们为它取名
“丑小鸭”,
在走廊里搭
建了一个简
易的笼子。晚
上它在笼内
过夜,白天
则在院子里
散养。

随着时间
的推移,“丑
小鸭”长
大了。毛色
变得雪白,
个子肥硕
魁梧。尤
其是红掌
红顶与雪
白的羽
毛,互相
映衬,甚
是夺人眼
球。走起
路来一摇
一摆,一副
“将军”
气魄,我
们也随之
改称其为
“摆摆”。

“摆摆”
也不再留
恋于院子
的小天地,
随着鸡群
到外面去
散步、觅
食……

一天,我
正好看到
了令人惊
奇的一幕:
“摆摆”和
一只红冠
大公鸡争
夺“领导
权”。大
公鸡自
认为是
所有母
鸡的保
护神,伸
长脖子,
瞪起眼
睛,竖起
羽毛,摆
开战斗
的姿势,
不让“摆
摆”进
入鸡群;
而“摆
摆”也
毫不示
弱,伸直
脖子,千
方百计
想要进
入鸡群。
突然,“摆
摆”张
翅低

鹅立鸡群

◆ 陈松樑

头冲
向大公
鸡的胸
腹处,大
公鸡猝
不及防,
凌空跃
起,差点
倒地。“
摆摆”
再次发
起攻击,
“昂、昂”
叫着,用
翅膀横
扫大公
鸡。大
公鸡只
能落荒
而逃,甘
拜下风,
把领导
母鸡的
权力拱
手交给
了“摆摆”。

从此,“摆
摆”就
变了:以
前清晨
公鸡叫
了以后,
“摆摆”
还很安
静,现在
则在笼
内不安
分了,低
声“昂、
昂”乃至
“呼、呼”
叫个不
停;以前
打开笼
门“摆摆”
总是停
留一下
然后才
离开,跟
着鸡群
到处觅
食,现在
笼门一
打开,便
快速离
开,带领
鸡群向
前走去。
看到鹅
立鸡群,
母鸡簇
拥着大
白鹅,公
鸡反而
只能断
后的情
景,真让
人忍俊
不禁。遇
到食物,
“摆摆”
总是先
让母鸡
们享用,
而后自
己才吃。
一旦见
见公鸡
想与母
鸡抢食
美餐,便
会毫不
犹豫地
伸长脖
子冲过
去,压住
公鸡的
身子不
让公鸡
享用。

可惜不久
之后,我
们居住
的宿舍
将拆除
改建宿
舍大楼。
一天,隆
隆的推
土机开
到了宿
舍旁。“摆
摆”和母
鸡被装
进了笼
子,绑在
自行车
的行李
架上。同
事骑上
自行
车将离
开宿舍,
只见鹅
的脖子
从笼子
的中间
空隙中
钻了出
来,母鸡
的脖子
也从四
周空隙
中钻了
出来:呵,
又一幅
“鹅立鸡
群”。

再见了,“摆摆”!



花 鸟 虫 鱼

(第四百〇一期)

雨中菊径

刊头国画：汤兆基

白猫从小就是流
浪猫。它可能有感
知同类的本
领,我家本来
养了一只黄
猫,一日它
就蹲在我家
西门口一直
叫唤。妈
见了就给
它一点吃
的,可一连
三日吃饱
后它并不
离去。妈
见它可
怜,就收
进来与黄
猫同养,
过起了吃
穿不愁,
人类认为
猫最幸福
的生活。

一年后,黄
猫可能被
人捉走了,
或长大找
对象外出
不归,总
之失踪了。
白猫自然
更得宠了。
可临近过
年,妻子
见我家东
门外有只
遗弃猫,
又收了进
来。不想
白猫见此,
大吼并追
逐着小花
猫要赶它
出去,见
我们护着
小猫,便
跑到南边
的窗口狂
叫,似乎
不断说
“有它无
我,有我无
它!”见
我们不
睬它,它就
索性离家
出走了。
开始几天
还间隔着
进来吃
点食,后
来就彻底
不来了。
我们百思
不得其解,
您说在家
好好的,为
什么要去
流浪呢?

不过还好,
晚上我们
在小区,还
能遇见它。
叫它时,它
会停顿并
喵喵地回
应一下。但
无论我们
在门外放
鸡骨、猫
鱼、猫粮,
它就是偶
尔吃了也
不肯再回
来。读心
理学的儿
子倒是没
有停止对
它关注,有
时晚饭后
特地去小
区花园找
白猫,时
有白猫消
息带回:
白猫近来
经常追逐
小区猫,估
计想“谈
恋爱”了。
又过了两
三月,儿
子说,近
来他几次
见白猫跟
着一只灰
猫后慢慢
走着,不时
前后轻轻
地叫着,好
像在谈恋
爱。又三
月后,儿
子听小区
自行车棚
管理员说,
近期经常
看见白猫
拖着东
西进出,并
能听到小
猫的叫声。
我们全家
便跟着儿
子去找白
猫,见车
棚角落杂
物间,有
三四只小
白猫窝在
一起,无疑
这是白猫
的后代。

想起以前
嘲笑农民
“三十亩
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
热炕头”
的自我满
足,现在
看来这也
是值得肯
定的一种
生活。又
想起一句
革命名言:
“不自由,
毋宁死”。
白猫为何
又流浪?我
们懂了!

牵牛花开

◆[河南·汝阳] 翟智慧

好久没有上
万果山了,
今天在朋
友的邀请
下,我又一
次拾阶而
上,却发现
如今的万
果山,已
经没有了
往昔的温
润,满目的
绿地衰黄,
残荷败柳。
就在神情
沮丧的时
候,眼前猛
地一亮:啊,
牵牛花
儿开了。

只见田间
地头,一株
株、一簇
簇的牵牛
花,正迎着
秋日的晨
曦,把自己
纤细而坚
韧的茎蔓,
千方百计
地向四处
蔓延,我
一下子惊
呆了。

多美的花
儿啊,它们
就好像是
巧姑娘飞
针走线、
精心制作
的美丽刺
绣,五彩
缤纷。我
忽然想起
宋代陈宗
元那首描
写牵牛花
的诗来:
“绿蔓如
藤不用栽,
淡青花绕
竹篱开。披
衣向晓还
堪爱,忽见
蜻蜓带露
来。”

我俯下身
去,小心翼
翼地端详
起牵牛花
来:单朵的
牵牛花是
曼妙的,随
着阳光的
节拍起舞,
婀娜多姿,
夺人魂魄;
而那些怒
放的牵牛
花,更是
让人着迷,
她们就像
燃烧的火
炬,是那么的
热烈,那么
的奔放,让
你觉得有
希望和力
量从绿叶
间迸发而
出。

顺手采了一
朵鲜艳的
牵牛花,插
在鬓前,觉
得仿佛一
下子年轻
了



爷爷奶奶家
养着四只
乌龟,这
四只乌龟
可都不一
般,让我
来一一向
你介绍吧!

两只中等
个子的乌
龟是奶
奶买来的,
它们懒
惰成性,
天天睁
着小得可
怜的眼睛
趴在水
里。但可
别小看它
们,只要
手在它们
眼前虚张
声势地挥
一挥,它们
就马上探
出头来想
咬你,所
以叫它们
“机灵鬼”。

小龟,我
们叫它
“小不
点”。它
有一条粗
粗的长尾
巴,头旁
有三条不
规则的线
条。自买
来起,就
没有见它
长大。它
整天不
安分,总
是伸长脖
子,拼命
爬到脸盆
边沿,似
乎想要
出去散
心。爬累
了,就趴
着打盹。
如此这
般,周而复
始,乐此
不疲。

最后是一
只大乌
龟,因为
表情凶
悍,所以
外号“李
逵”。它
可谓
是“重量
级选手”,
有二斤半
重,还是
爷爷从路
边捡来的,
从此结
束了流浪
生活。它
的眼睛像
绿豆,头
上有两
条粗细均
匀的红色
纹路,在
我们家
经常“惹
是生非”。

记得有一
次,奶奶
忙着给四
只乌龟换
水,无意
中把“李
逵”和
“小不
点”放在
了一起。
“李逵”
趁“小
不点”不
注意,一
口向它的
尾巴咬
去,“小
不点”赶
紧将尾巴
一缩才
幸免于
难。这一
幕被奶奶
看到了,
指着“李
逵”的鼻
子教训它,
“李逵”
表面上
装作认罪
的样子,
可却一
连在阳台
上放了
好几个
“烟幕
弹”,弄
得阳台
“乌烟
瘴气”
的,连一
旁的植
物都低
下了头。

这就是爷
爷奶奶家
的四只
乌龟,性
格迥异的
它们,陪
伴着爷
爷奶奶
度过了
一个个
柴米油
盐的生
活,度过
了一个
个春夏
秋冬……

十岁。于是,
我忘情地
说,要是自
己能变成
一株牵牛
花该多
好啊。朋
友却撇了
一下嘴
说:“当牵
牛花有啥
好啊,一
辈子劳
碌的命!
你知道
么,牵牛
花还有
个别名
叫‘勤娘
子’,每
天公鸡
刚刚啼
过头遍,
就得赶
趟地开
放。最
不能让人
忍受的
还是红
颜薄命,
别看现
在开得
轰轰烈
烈,你到
傍晚的
时候再
来,它们
就会枯
萎了,香
消玉殒
了。”

朋友的话,
不但没有
使我黯然,
反而让我
更增添
了一层
对牵牛
花的敬
意。多
好的花
儿啊,明
明知道
自己红
颜薄命,
只有转
瞬的光
阴,可是
她们却
不气馁,
依然每
天高
高兴兴
、热
热闹
闹地吹
奏着迷
人的喇
叭曲,唱
着欢快
的歌谣,
汪洋恣
肆地开
放着,把
生命的
灿烂
尽情地
释放,把
个性
的活力
尽情
地张扬。

辉煌何
须长
久,青春
莫叹
易逝,
一杯酒
的酩酊,
足矣!
我举
起了手
中的相
机:镜
头里
的牵
牛花
如此
清
丽。



四只乌龟一台戏

◆ 陈家瑜